

雪域桃芳

肖洪腾

从3月中旬起,春的消息,便引着四方游人纷至沓来。他们卸下都市的喧嚣与疲惫,踩着乡间小道的松软,穿行在桃花林间,任花瓣落在肩头、拂过发梢,任清甜的花香浸润鼻腔、漫进心底。有人举着相机,定格下花与雪山同框的绝景,定格下人与桃花相映的温柔;有人放缓脚步,在花影间驻足沉思,让春风带走所有的浮躁与烦忧。每一步前行,都是与自然的对话;每一次驻足,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而这些远道而来的身影,在桃花的见证下相遇、相融,让漫山桃花,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幸福花”,让“以花兴旅,以旅富农”的美好愿景,在春风中慢慢绽放。

于我而言,对林芝的偏爱,藏在嘎拉桃花村的烟火里,藏在桃花山庄的欢歌中。这座藏在桃林深处的民间接待中心,是春日里最温暖的港湾。白天,可踏着晨光漫游景区,看桃花缀满枝头,看油菜花闻风摇曳,看青稞随风起伏,看雪山在云端静默。夜幕降临,便赴一场篝火的邀约,让热闹与温情,驱散高原夜晚的微凉。

天色渐暗,最后一缕霞光隐没在雪山之巅,桃花山庄的中央,一簇篝火骤然燃起——像一团跳动的火焰精灵,瞬间划破

了高原夜空的静谧。火光熊熊,映红了半边天,也为每个人的脸庞,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驱散了山间夜晚的微凉,也暖透了每一颗远道而来的心灵。音乐响起,浑厚有力的节拍撞在巍峨的山壁上,传来绵长而悠远的回响,仿佛连脚下的土地、远处的雪山,都被这热烈的旋律唤醒,跟着轻轻震颤、缓缓共鸣。

人们从宽敞的餐厅陆续走出,脸上还带着餐后的暖意,卸了一天奔波的疲惫。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年龄,没有陌生的隔阂,没有身份的界限,一个个循着歌声与火光,迅速融进那支转着圈狂舞的队伍。

舞步或许笨拙生疏,歌声或许不够悠扬,但每一首都发自肺腑,每一步都充满热忱。扬起的手臂、转动的身姿、灿烂的笑容,都藏着最纯粹的欢喜与肆意。此刻,世间所有的烦恼,都被熊熊火光燃尽;所有的疲惫,都被欢快歌声驱散;所有的浮躁,都被这高原的温情融化。没有生活的琐碎牵绊,没有奔波的焦虑迷茫,只有心跳与节拍同频共振,只有欢笑与温情紧紧相拥。每个人都尽情释放着心底的热爱,在篝火的映照下,在桃花的芬芳里,与陌生人并肩起舞,与这片土地深情相拥,让所有的情绪都得以安放,让所有的美好

都在此刻定格。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跳动的火光,听着欢快的歌声,望着漫天飞舞的桃花瓣,忽然懂得:林芝的桃花,不仅仅是一场花事,它是雪域高原的生命力,是藏族同胞的热情与淳朴,是远方游人的眷恋与牵挂,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是不同文化交融共生的缩影。那些层层叠叠的桃花,开的是希望,是欢喜,是岁月的温柔;那些篝火旁的狂欢,暖的是人心,是情谊,是跨越山海的相逢。

春风渐歇,花影渐浓,林芝的桃花,依旧在雪山脚下绽放;桃花节的歌声,依旧在山谷间回荡。这场花事,不仅惊艳了春日,更温润了心灵。它让我们看见,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寒冷与温暖相伴,苍凉与绚烂共生,平凡的日子里,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抵心底的温柔。

离去之时,鼻尖依旧萦绕着桃花的清甜,耳畔依旧回响着篝火旁的欢歌。我知道,林芝的桃花,早已不是简单的风景,它是刻在心底的眷恋,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是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心中最动人的诗行。

来年春风再至,我仍愿赴这场雪域之约,看桃花漫山,赴篝火之欢,在这片桃源秘境里,再一次与美好相遇,与心灵相拥。

雪线上

雪线上的一株草

巨增索朗

不知春色几许
于我而言
春天不过两月雪融
恍若一瞬的擦肩

扎根于石缝之间
任风摧折,任光炙烤
却执意绽放
形如星点,色如微焰
开罢,便由雪敛藏

花开为紫色
恰似高原长夜
最早苏醒的那道光

一士兵途经此处
驻足凝视良久
唇裂如裂,睫上凝霜
轻声问
你也是哨兵吗

风声未答
雷声未答
唯有山脊绵延的寂静
收下这句问话

转身之际
他回眸一望
那目光,不似观草
倒像与故人对望
犹在风雪之中屹立

雪覆千重
我将长眠于此
若来年冰消雪融
他仍行经这片苍茫
我仍破土而出
仍是紫色的星芒
仍是这般细小
仍以花的方式
为他,立在雪线之上

夕阳为营业厅的玻璃幕墙镀上温暖的橘色。送走最后一位客户,点钞机沉寂,键盘声歇,我合上日终结账的台账。指尖尚存纸币的微凉,肩颈的酸痛诉说着一天的忙碌。我会先先去疲乏,泡一杯温热的大麦茶,循环一首舒缓的钢琴曲,然后倚在沙发上,捧起心爱的书——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便随书香流淌开来。

身为邮政金融网点的一员,三尺柜台是我日夜坚守的方寸之地。这里没有惊天动地,唯有严谨与耐心日复一日。清晨,油墨味与消毒水的气息交织,点钞纸在指尖沙沙翻飞;白昼,人声、数字、凭证汇成忙碌的乐章。

我曾蹲在柜前,花四十分钟细细抚平、清点3000余元皱旧的零钞,那是客户沉甸甸的信任;也曾为核对一个模糊的编号耗时良久,只为规避对公业务中细微的风险;更在社保新政推行时,用二十分钟的方言解释,安抚一位焦躁的大叔。指尖因点钞而发烫,喉咙因答疑而沙哑,这些细碎的疲惫,是岗位赋予的责任,亦是烟火人间最真实的印记。

柜台方寸间,盛满世间烟火;书页咫尺内,疗愈尘世凡心。下班后的时光,是我专属的“心灵充电”时刻。余晖穿过窗棂,温柔地铺在书页上,文字在光影里静静流淌。我不必再紧盯跳跃的数字,只任由紧绷的神经松弛,身心沉浸于墨香之中。

我偏爱温厚的文字:汪曾祺笔下的“信笺”。它让我们知道,高原之上,有我们不熟悉的生活,却有和我们一样的欢笑与成长;旷野或许遥远,但万物的联结、人心的温暖,从来都触手可及。

读书于我,从来不是消遣,而是润物无声的成长。它在快节奏的金融工作中,为我守住了精神的一隅净土;让我在严谨的操作之外,保有温柔的共情之力。那些从

书香西藏

书香伴流年

姜海霞

书中悄然汲取的智慧,渐渐化作了面对客户时的耐心与从容。当我静心倾听一位投资失利者的倾诉,并尽力用专业为他梳理方向时,我恍然大悟:读书,不仅治愈了自己,也让我有了温暖他人的能力。

岁月潺潺,墨香相伴。自上班至今,读书的习惯从未间断。它如春日细雨,默默滋养着我在平凡岗位上的成长。三尺柜台虽小,足以承载初心;书页虽薄,蕴藏着丰厚力量。每当夕阳余晖洒落,墨香袅袅萦绕,我便于文字中沉淀,在坚守中前行,在爱中蓄力。

原来最好的成长,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在烟火日常里守护一份热爱,于忙碌岁月中拥抱一方书香。

雀怀(外一首)

韦思诺

新枝遥摇雪影照,
赤玉轻缀墨碧梢。
寒雀不疑春几时?
春逝冬去衔红笑。

江南的春到了

江北的春到了
我该如何诉情
无间的归期

沉没的船只
是降落的隐号
我该如何哀悼
贫瘠的词藻

初春的家巧
啼得大娇
莫误了时辰
因落花折腰



春枝对话

许双福 画

藏北高原的生命诗行

——评孙鹏散文集《云朵上的旷野》

黄鹤权

者,也是蹲守校园为孩子们搭建阅读角、传递书香的志愿者。他以“在场者”的身份深入当地生活肌理——跟着牧民赶羊,听老人讲过往故事,又以儿童文学创作者的细腻敏锐,将高海拔的艰苦、生命的坚韧、文化的厚重,转化为一个个可触摸、有温度的文字片段。

书中对高原自然的叙述,充满鲜活的“在场感”。作者笔下的湖泊各有性情:“色林错像块沉静的蔚蓝宝石,当惹雍错却调皮得很,清晨是奶油色,正午变孔雀蓝,黄昏又成了橘红色,湖面倒映着雪山时,仿佛把天空裁了一块铺在地上,还藏着‘冬天不睡春天睡’的脾气。”这些拟人化的表达,既展现了藏北湖泊的视觉壮美,也暗合高原万物有灵的生态观。

作者对无人区生灵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藏羚羊‘迎迎’的雪地婚礼要持续21天,公羊们用犄角划出领地,低头喷气时气息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藏野驴‘江江’既是优雅的‘模特’,也是会挖井的‘荒原工程师’,用蹄子刨出的水坑边缘结着薄冰,却能让整个兽群解渴”……作者没有将动物简单归为“景观”,而是称其为高原的“居民”,通过“婚礼”“挖井”等拟人化行为,揭示旷野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共生、彼此滋养的家园。

在自然的怀抱里,藏北的历史与文化更显厚重。当惹雍错湖畔的文布南村,住着古象雄王国的后裔。82岁的次仁爷爷常坐在玛尼堆旁,用布满皱纹的

手比划着讲述王国旧事:“从前的王骑着白牦牛,宫殿金顶能照亮半个湖。”村里的建筑藏着古人的智慧。村民用“公石头”(方石)和“母石头”(圆石)交替垒砌石屋,用混着牦牛骨髓的泥浆黏合,既稳固又保暖。更巧妙的是,石屋地下的“地道战”网络,原本是抵御侵袭的防御工事,如今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乐园,傍晚常有小孩举着松明子在隧道呼喊:“我是英雄勇士!”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承同样动人。藏北的孔雀舞由老爷爷演绎,一抬手似要划破风雪,一跺脚能震落屋顶积雪,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祖辈传下的刚劲;而盐的故事更是感人,从前小伙子们赶着绵羊驮盐换粮,盐袋磨破了绵羊的皮肉就垫上羊毛继续赶路。老人们说“盐是大地的结晶,不能沾眼泪”,那“不能沾眼泪”的叮嘱,不仅有对自然馈赠的敬畏,更藏着日子再苦也不能低头的骨气。

自然与文化之外,书中最暖的篇章,是人与人之间跨越民族的联结与成长。援藏老前辈崔卓从山西来到尼玛,把古诗词编进锅庄舞,“床前明月光”与孩子们的舞步交织融合;她一留就是一辈子,黑板上的粉笔字写了又擦,粉笔灰混着高原风沙融进土墙。

这样的温暖藏在无数细节里:援藏干部带着技术人员修光伏电站时,藏族老乡端来滚烫的酥油茶,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太阳也能当柴火,真好”;北京阿姨寄来会跑的小汽车玩具,字条上写着

“要像草原小草一样长,长大了去北京看天安门”。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空洞的口号,这些故事里,援藏干部与当地群众一起解决难题,援藏省市的孩子与藏北的孩子彼此牵挂,各民族的情感在日常相处中慢慢沉淀,成为高海拔地区最动人的温度。

《云朵上的旷野》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打破纪实与文学的边界,用巧妙的艺术手法让藏北高原“活”了起来。真实是它的根基,作者作为援藏干部,以“在场者”的视角记录一切——见过藏羚羊在雪地里追逐的憨态,公羊们用前腿拍打胸口示威,发出“咚咚”的闷响;亲身爬过岩羊走过的陡峭山壁,脚下的碎石哗啦啦往下掉,才明白什么叫“如履薄冰”。

书中没有“滤镜”,既写高原的壮美,也不回避它的严酷——尼玛县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10月就飘雪,5月还结冰;树要在温室里才能存活,孩子们跑几步就会喘,脸上的“高原红”是紫外线留下的印记。这种不粉饰的真实,让每个故事都像从高原土里长出来的,扎实而有力量。

与此同时,诗意是它的翅膀。作者擅长用生动的细节让文字“发光”:绿头鸭的脑袋“像墨玉雕成的挂件”,游动时脖子一伸一缩像在点头,划开的水波里闪着细碎的光;藏原羚跑起来,屁股上的心形白毛“像挂着一个洁白的桃子”,远远望去像草原上跳动的星星。

《云朵上的旷野》像是一封来自高原的“信笺”。它让我们知道,高原之上,有我们不熟悉的生活,却有和我们一样的欢笑与成长;旷野或许遥远,但万物的联结、人心的温暖,从来都触手可及。

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



当藏北高原的风掠过雪山之巅,拂过湖泊镜面、漫过草原腹地,那些被阳光镀上金边的雪峰、随光影变幻色彩的湖泊、在旷野上灵动奔跑的生灵,共同勾勒出羌塘高原的壮美画卷。这片被称为“尼玛”的土地,正是援藏干部孙鹏笔下《云朵上的旷野》的叙事核心。全书铺展三重书写维度:对高原自然生灵的深情凝视,对藏北历史文化的温柔叩问,对各民族跨越山海的联结与成长的真实记录。

作为中央单位第十批援藏干部,孙鹏在那曲市尼玛县挂职期间,既是俯身为当地群众解决饮水、供电等实际难题的实践